

在华大致力于乡村教育与建设的傅葆琛

金开泰



傅葆琛，（1893—1984）字毅生，四川双流县人。父亲傅世炜，原籍湖南宝庆府武冈州，光绪十五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光禄寺署正，后外任陕西凤翔、汉中、西安府知府。期间为官清正，重视教育，奖励人才，废书院，兴学堂，政绩多有建树。

傅葆琛 1893 年出生于成都。少年时曾就读于西安学堂及南开中学，1914 年考入清华高等科，1916 年于清华留美预备校毕业，公派到美国留学。1918 年美国俄利岗农科大学森林学院毕业，受国际青年会之聘赴欧，为驻法华工队青年会干事及华工周报编辑，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地，为华工教育服务。1921 年返回美国，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森林研究院、纽约康奈尔大学农学研究院，1924 年获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学博士学位。

1924 年 8 月初，晏阳初正式到平教总会上任，即电聘他担任平教总会乡村教育部主任及《农民报》总编辑。10 月即到北平任职，随即与晏阳初前往保定为师资班授课。参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河北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推行“乡村建设”“乡村教育”。他编辑了《农民千字课本》，结合农村实践写了许多研究文章，进行宣传、教育与总结。

1928 年 5 月与毕业于上海圣玛丽亚女子学堂的章金箴女士结婚，离开平教会，到燕京大学教育系任教，继续兼《农民报》总编辑。1929 年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育系主任。1931 年全家到北平，先后在北平大学农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4 年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北京罗道庄建立“农村建设试验区”，傅葆琛和王益滔教授任试验区主任，领导农经系师生协助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举办农村合作人员培训班、农村子女半工半读学习班和农忙幼稚园等。1936 年被四川省聘为设计委员会专任委员，曾到川南、川东等地考察，写出了“四川各县教育调整之经过及调查后发现之问题”。

1937 年抗战爆发，从上海带二儿子回到成都，夫人及四个子女则留在上海 10

年之久。在成都受聘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并先后任乡村教育系主任、乡村建设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兼任四川大学教授。讲授群众教育、儿童教育、心理学等课程。1939年他组织乡教系在家乡永安乡举办乡村教育，历尽艰辛，克服了校舍、资金、老师等各方面的困难，办起了私立乐育小学、幼稚园，1941年创办了乐育中学，他写的《我们的家乡是傅家坝》歌词，深情颂扬了自己的家乡，被谱成曲，在学校广为传唱。到1949年招收初高中22个班，男女学生达798

人。引起成都教育界的瞩目，参观访问者纷至沓来。他还为永安乡制定了从文化教育、清洁卫生、农工发展、交通运输、治安管理、景区游览等各方面的全面建设计划。



1943年傅葆琛（前排右3）与华大实习生在傅家坝与乡亲合影
（选自家人编辑的傅葆琛传记相册）

1943年他主持了华大的教育研究所，出版了《教育与建设》、《华西教育导报》、《华西教育月刊》、《华西教育通讯》等刊物。

1944年乡村教育系改为乡村建设系，继续任系主任，对该系的建设卓有建树。1948年他在《乡村建设在华西》的总结中，指出华大乡村建设系是奉教育部指令，委托办理之乡村教育系改组而成的。在全国公私立大学中，这是唯一无二的一个系。该系建立后，他和副主任张世文都特别重视吸收人才，形成骨干队伍，先后聘请了建设专家，如陈筑山、孙伏园、汪德亮、梁仲华、陈开泗、马秋帆等多人为教授。本系因系首创，教育部尚无定制，其训练方针及课程皆在他的领导下进行草创。确定的目标是为中国训练高级乡建人才，研究乡建学术与理论，探索开设的课程用内容。尤其注重实验，把训练、实验、推广

三者结合起来。1948 年秋注册的一、二、四年级已有 109 人。

在课程设置上一方面具有专精性，一方面具有概括性。除自开的学程外，又与文理医各学院各有关学系，取得密切联络。本系所开之课程，为主修学程。指定选读之他系学程，为辅修学程。每一个学生，均须选一辅系，当时指定之辅系，为文学院的教育、社会、经济三系，理学院的农艺、家政两系，医学院的公共卫生一系。辅系至少须读二十个学分以上的学程。学生选辅系，须依随其志愿，毕业后，便可以根据其所学，专门从事某方面之工作。主修专门学课程开设已有十余种：如乡村建设概论、乡村建设运动、乡村调查、乡村统计、乡村教育、乡村经济、乡村工艺、乡村社会学、乡村合作事业、乡村平民文学、乡村卫生、县政建设、地方自治、农民组织等。为加强与合作，学校成立了乡建委员会，请有关各系参加。

实验方面，1948 年夏在简阳共和乡傅家坪建立了实验区，建有实验职业学校一所，傅葆琛兼任校长，以学校为中心，从培养当地乡建人才做起。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经考试录取 40 人。课程设有精神陶冶、乡村建设、乡村应用文、自然科学、农业常识、公民训练、家事、农艺、体育、军训。其训练方针是手脑并用，工读并重，文武合一。计划经过几年实验，确定一套地方乡建教育的课程和办法。并计划建立工厂和农场；10 月又在威远县与当地乡村建设委员会合作在升平乡建立了实验区。还与华西坝实验保合作，派苏法成教授去兼任保长，指导该保的乡建工作。校内建立了研究室与图书室。在宣传推广上，编辑出版“华西乡建”半月刊，傅葆琛任总发行人，由马秋凡、张世文教授担任主编。傅葆琛在上面发表了“乡村建设总检讨”、“乡村建设与民主政治”、“乡村建设与都市建设的关系”、“评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等文章，阐述了乡村建设的极大意义，批驳了“建国应以城市为起点”，轻视乡村建设的观点。

乡建系的工作得到了上下的支持，西康省长刘文辉首先委托该系培养乡建人才，并捐资建立了教育学院的西头作为乡建学院楼，还拟议与傅商谈在西康划出一县或数县为边疆乡村建设实验区。四川省参议会也提出议案，建议政府委托学校培养乡建人才，毕业后仍回原籍服务。在乡村也受欢迎与支持，如乡建系在简阳开办实验区时，当地乡绅傅见吾先生捐田产 500 余亩作为实验区的基金，并创立职业学校。乡建系建立之初，因与教育系分用一个系的预算，学校

只负责一半经费，其余一半需要自筹，情形非常艰苦。农复会 1948 年成立后，他与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瀚、章之汶等都是旧相识，数度商请，1949 年终于得到该会的支持，给了一笔特助款，以充实教学及办理简阳成都两个实验区，此款以三分之一作充实教学，其余作共同研究与推广工作，并设研究奖学金 10 名，由各系推荐毕业同学作研究生。

所有这些使傅先生对乡建学院的景极其乐观。他力图从长远上扩充为乡村建设学院，把乡建系改为地方自治系，把附设的边疆组，改为边疆建设系，再另设农林系，或垦牧系，或乡村社会系，或农事教育系。提出参照西康省委托之办法由各县保送学生。谓乡村社会丕变，由贫而富，由愚而智，由弱而强，由私而公。我中华民族前途无虑，复兴可期！然而随着局势的快速变化，旧政权大船的很快沉没，乡建学院也就成了一个未竟的宏愿。但他和系上同仁为人口众多的农村之振兴进行的有益的探索，依旧在历史上闪耀着光辉。

他热爱学校，称“华大的特殊贡献在民间而不在庙堂华大的服务区域在乡村而不在城市”1947 年在华大开展的募集运动中他发表了一个值得大家帮助的运动》，论述华大的历史，指出她虽为教会所设，但为我国造就人才，服务社会是我们自己的学校，经济有困难我们应该帮助她。帮助华大就是帮助中国西南文化学术的发展，和专门人才的培植。在学校工作中，除教学与系务工作外，还非常关注全校的活动，关心学生的成长。1941 年对 27 届毕业同学



是帮助中国西南文化学术的发展，和专门人才的培植。在学校工作中，除教学与系务工作外，还非常关注全校的活动，关心学生的成长。1941 年对 27 届毕业同学

的题词是大学生出了学校，入了社会，所谓毕业，不过是受业期限告了一个段落，其实各人的学业，正是方兴未艾，而且各人的学业，也才在起头。须知学校教育，只是知识的积累；社会经验乃是知识的结晶。愿我毕业诸同学，本平日所学，为国家、为社会、为世界、为人类，充分施展各人的才能，做最大的努力和贡献。1947年他敬告新同学中指出：新同学，就是学校的新生命，好像一批幼苗，要保育、培植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新同学又好比一批生力军，才由后方调到前线，加入战场。生力军是军队需要的，新同学是学校需要的，年年须得到他们来补充。新同学又好似雪山顶上春天融化流下来的雪水，流到小河里，再流到大河里，再流到海里。若是每年没有这些新的水，江河海洋都要枯竭了。一个学校里的新旧同学，好像那流水的波浪一样，后浪翻着前浪，不舍昼夜，力量无穷。可是新同学同时也须承认，他们比较幼稚和浅薄，虽然勇气百倍，还得小心谨慎，虚怀好问，学习处世为人之道，才不致僨事。1948年他给三四级毕业生的赠言针对“毕业就是失业”，提出了“毕业就是始业”，希望他们运用自己的思想、机智、学问、本领为新境地的开拓者，而不是吃现成饭，不事生产者。在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他都鼓励学生奋发有为，为国家、民族做贡献。他的做事与为人给学生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华大学生吕德志在一篇“忆我的老师——傅葆琛教授”中写道“……豁达、乐观、朴实无华，平易近人。讲课词语典雅、生动、逻辑性强，精简扼要，条理清晰，使人印象深刻。老师的课，他系的同学都愿意选修。至今想来我们这几十年来在怎样做人，怎样教学上都受益匪浅。”

新政建立后，他努力适应新形势，参与其中的活动，曾在《川西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要从思想改造上得到新生”。院系调整后他先到西南师范学院任教，1953年到成都体育学院任教，讲授心理学等课程。1955年退休后，仍热心于社会活动。历任成都市西城区五届政协委员，西城区扫盲学校校长。1963—1965年还担任成都军区总医院英语教学，1977年到成都科分院讲授英语。

他一生发表了有关平民教育的著作多种，如：《乡村平民教育》、《乡村生活与教育》、《乡村民众教育概论》、《民众教育研究与评论》、《四川民众战时读本》等。他发明许多种儿童玩具，1950年在华大举办的儿童玩具展览中，展出了他设计制作的37种玩具。

他从事平民教育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199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收录作者 1924 年至 1947 年撰写的文章 48 篇。华大校刊也载有他的几篇，如 1944 年载有他的《如何革除考试作伪的恶习》，考察大学生作伪的原因，分析学生所处的环境、心理、习惯和困难，找对症下药的方法。主张必须积极的治本。强调振作士气，养成学生自尊自爱的精神和习惯，改良考试制度。

现存的著作充分展现了他的乡村教育思想：强调在中国乡村教育尤为紧要。他认为“乡村教育是各种乡村问题的先决问题，各种乡村事业的基本事业。无论是消极的改革，或积极的建设，都离不开教育。乡村运动，可以说就是乡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的任务是：使乡村人民掌握人生的知识和技能，以改进生活；应使乡村人民发展天赋，以造就地方人才；还要使乡村人民利用乡村特殊贡献，以保存固有的美德。城乡必须共同进步。实施乡村教育必须提高师资力量，办好乡村小学。他认为：乡村教师也是民众的头脑和灵魂；乡村小学实有兼负社会改进工作之必要。主张社会式的教育方式，在地点、时间、教材、组织各方面，都可随时因地制宜，因人设施，完全根据乡村的生活教育与需要，比学校式教育活动得多。曾搜集有关农耕园艺方面的书报 14 种以及房契、婚书、历书、借据、请帖等多种乡村应用文件，检得单字 3659 个，从中选取 1500 字用来编纂《农民千字课》。他还认为乡村建设是一个困难的社会运动，很难马上收效，不是单靠几个领袖人物便能成功的，要靠学术、政治与社会这三种力量的合作。

傅葆琛于 1983 年不幸被撞致骨折，1984 年 8 月 8 日逝世，享年 92 岁。灵堂的挽联是：办教育严谨治学兢兢业业终身不骄不馁；为群众热心服务勤勤恳恳每日尽心尽力。横批为鞠躬尽瘁，概括了他的一生。1983 年 9 月骨灰安葬于傅家坝原乐育中学旁。当地政府现在正为他建立了纪念馆。

参见：华大校刊上的有关记述；20 世纪中国教育家小传《傅葆琛》（侯怀银编写）；刘军、莫志斌：《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初探》（教育史研究 2006 年 3 月）、傅启群、傅启民：傅葆琛小传。已经子女傅启民、傅启群阅。傅葆琛照片由傅启民供。